

今夜，下雨

邱正彥

「啪啪啪！」

「請開門！」

「哦，幹嘛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寫信？」

「嗯。」

呂達雄把伸進門裡的腿一縮，返身就要關門。

「沒、沒關係。」

我趕快收拾了信紙。有一位朋友在日本買了些衣服要送我，我急着寫信阻止他，因我沒錢付關稅。

「幹嘛？」我問：「聊天？」

「您有空？」一年來，床舖上的床單第一次換新，他很放心的挨了下去，輕輕的笑了兩聲，解嘲的說：「寂寞專家。」

"寂寞專家"是我送他的雅號。

「今天中午上附設醫院，」老呂把右肘抵在枕頭上，撐住斜靠的身體。我放了張唱片，是前兩天剛買的「黎明之歌」，是ROGER WAGNER合唱團演唱的，那低沉幽美的旋律，我很喜歡，第一支曲子是："阿頓河，慢慢流"。老呂坐直了身子：「等一下，這曲子好美，我會唱。」

「噓——」我叫他不要哼：「別吵醒了"Sweet heart"！」

老呂吃吃的笑。

聽完全部曲子，我仰在椅上麻麻的不想睜開眼睛，呂達雄呆在床上痴痴的望着天花板，喃喃的說。「ALOHA OE」。那是最後一曲。

「走！」吃飯去！沉默了半響，他忽然跳了起來，在我大腿上拍了一下，我的大腿懶懶的翹在床沿上。

「張正宜回來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× × × ×

幾天前，報上一直登載缺水、限電的消息，沒想到，這幾天，一雨成災，這些日子雨下得好煩。陣雨初竭，我拖了拖鞋，老呂也穿著拖鞋，從"三樂醫院"拐到中華路。

「那兒吃？」

「隨便。」

「金城（戲院）對面？」

「今天沒開。」

「那兒呢？」

「這裡好了。」

中華路的攤子還沒全擺了出來，可能是下雨的緣故吧？平常，這時刻早已熙熙攘攘了。

我們揀了一個攤子想坐下，因他覺得那兒乾淨，而我看中了那盤像雨後田野般碧綠的青豆。但我們都沒坐下，兩隻翱翔的大蒼蠅，自由得令我們相顧失笑。

「那兒去！」我往前一直。

「五洲後面？」

「嗯。」

"五洲後面"老呂去過一次，嫌髒，但我不以爲然，經我一一指證，他慢慢改變了固執的觀念，心服口服了。但我從沒有勉强他去吃過，今天是頭一次。

「還不錯，也很方便。」走出五洲戲院隔壁的巷子，老呂表示滿意。

這是一篇平凡的生活寫實，文中人物，姓名都是眞實的，已徵得他們的同意。

「A！張正宜！」我看他動着嘴巴，茫茫然迎面走來：「吃過了？」

「沒有！」好像下過田的老牛，很累。

「嘴巴？」

「噢！很餓，先吃個麵包。」

「那兒吃？」

「隨便！」老張用舌頭捲了捲嘴裡的麵屑：「您們呢？」

「那兒去！」頭往前一抬，看看老呂：「去買香蕉？」

「您們先走，我吃碗稀飯。」東平戲院對面那家攤子的稀飯我們都認爲不錯，湯味鮮美，媲美"小而大"的牛肉湯。

「有人底發「臺語發音」。老呂指指中山路口。有人站在板車上：「四塊！三塊！幹你娘兩塊！」他脚邊推滿了一把把香蕉。

四周圍滿了搶便宜的男女。

我們駐住脚，仰起腦袋瓜，先看看"新舞台"，看看那位小女孩擺了攤沒有，只要她擺攤的黃昏，我們都向她買，不返價，她臉上淡淡的哀愁，在我們心裡濛上一層憂傷。

沒有，沒擺攤子，好幾天了，是下雨的緣故吧？我們在心裡瞎猜，惦念着，祝福着要她過得很好。

我們走近人群，等着買便宜。

並不貴，但嫌太生。

「走吧！」我說。

「還是買吧。」老呂拉住我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給您過癮。」他知道我喜歡香蕉。

「五塊！」板車上的人又尖起了嗓子，賣力的叫：「四塊！三塊！」

「咳！」老呂不等他喊出「卵科」（臺語發音）以前的三個怕人的字眼，趕快叫住了。

「這樣吃起來香一點。」他說。

我拔了一根，把皮慢慢剝掉，輕輕的往嘴裡送。

「我先走了。」

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，老呂搬來"三樂"不久，大家要到臺中醫院聽林文士人教授的"CPC"，我剛好放學回來，還沒吃飯，在"西北"買了幾個麵包，每人一個，大家邊吃邊走，只有老呂把它仔細的包好，留着帶回房間裡靜靜的吃。

「別走！」我把他喊住。

「叫張正宜。」

單單我一人不敢邊走邊吃，老呂也不敢奉陪。老張屬於我這一類，三人行，大家的膽子都壯了，面子也彼此分擔。

老張恰好付了餐費。

「今天中午上附設醫院，」老呂想起還沒講完的話：「在途中看見一個老人，大約六十多歲，躺在走廊上，都沒人理他。」

「這不稀罕，很常見嘛。」但心裡一陣難過。

「摸摸他的脉搏，還在跳。」

我心裡就喜歡他這份無疵的赤子心情。

「我很想把他送到附設醫院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這個人奄奄一息，快死了。」

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又深深的呼了出來。

「結果和我同行的老劉叫我不要理他，叫我別管閒事。」老呂緊皺眉頭：「老劉說，有一次他騎摩托車，在途中看見一個人被車撞得血肉糢糊，也沒人理，他好心的把病人送到省立醫院急救，沒想到那傢伙硬賴着是被老劉撞的，結果，好事做到底，倒賠了幾百塊。」說罷，老呂若有所思的苦笑、搖頭、嘆氣。

「許多無依的人，都值得同情，但在這個社會上，要做好人，不難，只要選對好事。」

「這是社會問題。」老張說。

我也常常碰見類似好心沒好報的怨氣：

「同情和博愛是崇高的美德，但這個社會，還沒能力接受！」

「假使我眞把他送到醫院，萬一死了，或者沒死，但他病到這種程度，我眞怕被關進監獄。」老呂滿臉戚戚。

「那有什麼一定。」老張開腔了：「不冤枉還足以告慰我們爲善的心情，瓜田李下，誰敢保證您的清白？誰願意先坐牢然後領冤獄賠償金？」

「有一天，我餓肚子，我願意。」老呂笑笑，大家笑笑。

「有一次，」老張繼續說：「老徐到苗栗探親，返中時，車很擠，他被擠在門邊，吊在門口那傢伙不愼摔車了，車行不快，他趕快跳車，把人救起，送到車站，結果煩死了，被警察查了半天，晚飯沒吃，身邊又沒錢，第二天又要考試，深更半夜才留下學生證備查，他搭的是快車，却由車站免費搭慢車回來。」老張慢條斯理的。

「老徐這人很不錯，他對車站人員表示，如有疑難他願意盡最大的力量幫忙，而且還留下地址。但老徐說，萬一被冤枉，眞怕！」老張無可奈何的說。

「那有什麼辦法？」

× × × ×

我開了房門，大家看報，老江湖興高采烈的衝進來，像隻落湯雞，外面又下雨了。

「這音樂不錯，是BRAHMS D長調小提琴協奏曲吧？」老王的音樂細胞很濃。老江湖就是王尙進，又是我們的大廚師。

「大廚師，搬鍋子幹嘛？」老張明知故問。

「做宵夜。」老王笑笑：「您們吃過了？」

「老王，您還沒吃？」

「吃了，沒飽。」

「忙什麼？」

「值班，碰上急診。」

昨夜聚餐，還剩下些菜肴，大廚師不來，大家都懶得動。

「酒呢？」大廚師又是個大醉俠。

「酒？」老張一怔：「噢！」不禁一笑，昨夜睡不着，喝掉了，都是酒鬼。

「那很好，我以爲被您們倒掉啦。」這傢伙嘴巴抹油。

「廖醫師來了。」

「怪！今天禮拜幾？」

「拜五。」

「廖醫師，您要裝loop？」

「裝我？」

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！」

「我來通知老邱……」他走出房間。

「別忙，先吃一個。」

「不了，老邱，」聲音在走廊上：「南區，明天您最少可裝20個。」

「老王，全部拜托啦，我們上呂達雄房間去。」

「幹嘛？」

「學射箭。」

「這些傢伙！」老王的口氣很灑脫：「好，去吧，您們等着吃。」

我的房間在二樓，張正宜、呂達雄以及吳堯仁和陳和光兩兄弟都在三樓，但是呂達雄的後窗風光明媚，每晚這個時分，是最迷人的時刻。」

呂達雄酷愛歌唱，歌喉也很勾人，他和張正宜、吳堯仁的口琴都吹得不錯。老吳說今天在"洋房牌"買了一件29塊的襯衫，很高興；他也凑過來吹口琴。

「吳堯仁，沒去找她？」

「下雨。」

我的吉他剛學了兩天，也跟着「蹦蹦」亂撥一場。

「學箭不成，唱情歌。」

「我眞想養隻通信鴿。」我聽着黑夜裡的雨絲發出的嗶嗦。

對面窗口亮燈了，但沒開窗。

「長髮比短髮美。」老呂說姊姊比妹妹漂亮，這是他日以繼夜觀察的心得。

「呂達雄，不怕林小姐吃醋？」

「昨天晚上，我第一次上她家，對我眞好。」從他的眉梢可以看出心裡的甜蜜。

對面的窗戶開了。

這邊不動聲色，一切都在心底洶湧，從窗口飄出美妙的歌聲。

「張正宜，腿翹高一點。」老吳倚在窗口，對面小姐往這邊望，張正宜，打赤膊（上空），穿了一條尼龍三角褲倒在床上，二郎腿撐得高高的。

近水樓台，大家要把情意傳送，要學射箭，要摘星，要養信鴿子，都不成，放悲歌，痛快半小時。

「好熱鬧！」"蒙娜麗莎"帶着迷樣的笑容進來了。

有一天晚上我從外面回來，陳和光告訴我有一位"紅色的HONDA"來找我，後來"紅色的HONDA"對我說那位先生的嘴角眞像"蒙娜麗莎的微笑"。

「您弟弟呢？」我問。

「哈哈哈！」好狂的笑聲，從對面房間傳來，是他弟弟——陳哲夫光着大腿，摸着屁股猛抽香烟：

「邱正彥，您不是說打死也不上教堂？」他瞪着我，像要把我吃掉：「母親節那天，您不是上了民族路教會？」

「您弄錯了，」那天晚上爲了辯論信教的態度，搞得汗流浹背，疲憊不堪，沒想到還要挨悶棍；「我沒說不上教堂，也沒說不信教，只是不信那些……」

「好啦，好啦。」大家怕點燃導火線，又要頭昏腦脹：「母親節幹嘛上教堂？」

「我媽是基督教徒，每年的這一天爲媽媽進教堂奉獻、祈禱，表示爲人子的一點孝思。」

「那麼爲什麼一定要到民族路去？」

「這是秘密！」

「對了，邱正彥，我忘了請您簽畢業紀念冊。」張正宜忽然想起，跑進房間取出簽名簿，要我題字。

我這才想起離別就在眼前，我老早就盤算着要送簽名簿給他們，而且要送前年我畢業時用的那一種，是活頁裝置的，很精美。可能是日子過得太輕快，也可能是沒錢。沒錢，腦筋的活動力就鬆弛了，也就把這件隆重的大事給忘了。

「張正宜，走！」

「那裡去？」

「大衆書局！」我依稀記得，只有"大衆"才賣。

「不必了。」

「一定要！」

「您自個兒去好了。」

「一道去，式樣可以任意挑。」

× × × ×

雨停了。

張正宜說，中文書局沒得賣，他那本就是那兒買的。

「今天在診所和紀哲朗他們討論，畢業考後，我們一道吃蒙古烤肉」張正宜想起了。

「好！」

「老王說您還有兩瓶高粱。」

「沒問題！」

經過中央書局時，已關門。

「您也穿拖鞋？要是呂達雄才不敢出來逛！」

雨後的馬路，淺渚細流，兩隻脚濺滿了泥沙，髒兮兮的，褲管內的小腿好癢。

「先到"新生"看看。」我說。

新生書局沒得賣。我倆從成功路看着路人脚底濺起的泥水，踏過繼光街彎向中正路，走到綠工橋頭驟然傾盆大雨，趕快縮了脖力跑回走廊上。要越過這座橋準會感冒，左等右等，不停，又沒撐傘的小姐可以借光，時間快九點半了，怕"大衆"又關門。

這幾天的雨，自作多情，在修養有素的藝術家看來，也許很富詩意，但對於皮毛不懂的我們，却很討厭，有時還會令人怒上心火。

「走！」我衝向雨中，帶頭就跑。

「邱正彥，您眞是！」張正宜跟着來：「您感冒還沒好。」

「好了一半，嘿！您也淋雨？」

「看您跑我也跑，看您這股衝勁！」

「不衝等到什麼時候？」

衝力太强，差點衝垮廊上的水菓攤。

「看您濕了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說；「您也沒有。」

大衆書局也關門了，只有中間那扇鐵門拉起，底下留了一條縫。

我俯下身去，想要叫出人來。

「來底無人。」門前站了兩個小伙子，其中一個用台語說：「long去搭册啦。」

很失望，不大相信他的話，猶豫着呆在門口，希望奇蹟出現。

剛才講話的那小伙子走到中間那扇鐵門，彎下身體，要拉鐵門，拉不起，再拉，拉上了，他把頭伸進門去，鐵門又重重的壓了下來，趕快把頭抽出，把身體站直，活動活動，又彎了上身，再拉鐵門，拉、拉上了，再拉、無法再上，把頭硬要塞進去，不行！我趕快幫他勾起鐵門，他進去了：「碰！」的一聲巨響，鐵門洩然碰地，嚇我一跳！

「眞是，邱正彥，您幫他忙，連一聲都沒謝您。」

「我幫他，他沒看見。」

鐵門關了，連地上那條縫也不見了。

雨，還是下得這麼大。

「邱正彥，要吃點心？」

「您呢？」

「想。」

「那兒吃？」

「隨便。」

那兒吃呢？雨這麼大，走廊上只有一個小攤，看了看，不敢吃，車站前面的小店又都以物不美價不廉而馳名於市。

「肚子很餓？」

「不餓。」

「您吃什麼？」

「水菓。」

「水菓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不吃，剛剛香蕉吃得太多。」

走廊盡頭有一個水菓攤，剛才差點被我倆衝垮的，老張看看，沒啥中吃的。

「回家吧？」

雨，還在下。

高矗的樓房蹙着眉頭，大街不向我們微笑。

跟前，廊柱下，有兩個女人拿着雨傘。

「怎麼回去？」

「TAXI！」我本想提議走着回去，但雨落在拖鞋上，很膩，張正宜也面有難色。我攔住一輛計程車。

進入Taxi，彼此不禁好笑。

我倆在"西北"門口下車，西北的boy上前開門，見張正宜穿拖鞋又退了回去，見了我却又笑了：「啊！邱先生，是您。」

下了車，雨剛好停了。

× × × ×

「什麼味道？」跨上樓梯口。

「焦了！」老王在我房間裡高喊。

「什麼焦了？」

「魚香肉絲！」

老王眞有一手，沒想到還很豐富。

「邱正彥，借條內褲。」呂達雄跑進來。

21號的報上緊張着農田缺水、工業限電的消息，沒想到21號開始下雨，一直下到今天還不停。這場豪雨下得有點窩囊。最先是求雨雨不來，全省叫苦連天，後來下雨了。第一天是喜獲甘霖；第二天是旱象解除，不愁沒糧米，而且工業限電撤消；第三天是一陣急雨人在江湖！第四天有人擔心稻豆會發芽；第五天苦雨戀春風，黃信宗同學要上日本東大以前來臺中一晤，下雨，打了個長途電話，惱人！第六天（今天）呂達雄跑來借內褲。

「隨便拿。」我大方的說。

房間裡吊滿了萬國旗，一摸，他說：「也好，不穿反而舒服！」

好像是星期三（下雨的第四天）下午，太陽出來了，喜獲光明，內心痛快，爭先恐後的把房間內晾得半乾的衣服送上陽台，一股暖流流進心底非常舒服，覺得初夏的太陽也很可愛，沒想到，一陣急雨，嚇得兵慌馬亂，太陽的笑容却依然高掛天空，到現在穿內褲都成了問題。

「張正宜，您有？」老呂大概又覺得不穿不大好。

「沒有！」

「越南寄來的呢？」老張問我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內褲。」

「吊着嘛。」

「什麼聲音？」高跟鞋。

……

「老陳，您的，快去！」他叼了一塊肉走了。

「剛才HAPPY紀來，找您們舉重，結果只有我陪他。」老王說：「我不相信我舉不起一百磅！」

「結果沒舉起？」

「舉起了。」老王動了動双臂：「但是魚香肉絲焦了。」

我站到床上調整電扇，空氣太悶。

「邱正彥，屁股破了！」

「這是禮服！」

「禮服？」「上課的禮服。」

「聯美？」

「幹嗎？」

「破屁股？」

「收集資料？」

「不收集。」

「您有任務？老王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不相信！」

「我是代表。」他挾了一塊炸排骨要張正宜沾檸檬汁嚐嚐味道。

「代表？」

「明天有幾位同學要逛聯美，慶祝畢業。」

「我沾不上！」

「到底破不破？」

「不破。」

「西裝？」

「領帶够了。」我說：「老王，今夜可能是我們這幾個在一起烹飪的最末一次，飲水思源，上張正宜房間吃，如何？」

張正宜的房間是我們這一Group伙頭軍的發源地，這位旅遊專家自從上次關刀山一遊回來，就組織炊事班，由老王當廚師，張正宜採買，我進留美先修班——專門洗碗。後來我們對於烹飪都有一套，在情趣之餘未嘗無所收獲。

張正宜的房間，男人進去了會以爲自己穿錯門戶，女兒家看了會以爲是自己的閨房。書是書，床是床。

「邱正彥，您洗過澡？」吳堯仁問。

「洗過了。」

「坐地板？」

「地下舒服。」其實這房間一塵不染。

「邱正彥，這個位置給您」張正宜騰出一張矮桌。

「不必。」

「邱正彥，您平時飯吃得少，我都給您最大一盤菜。」菜是由老王全權均分的，每次，他都說給我最多，因我飯吃得少。張正宜和江湖佬的飯量可是非常驚人。

「聽說您這次請盧教授蒞校演講很成功？」

「校長很高興。」

「講什麼？」

「Renal angiograPhy.」

「呂達雄，當心！」

「什麼！」

「菜屑別掉在床鋪上。」我提醒他，我看他歪在床上像要摔倒。

「上個月到臺北幾次？」老王問我。

「兩次。」

「上星期去了？」

「去了。」

「幾天？」

「兩小時。」

「兩小時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約會？」

「寄信。」

「寄信？」

我到機場送人。

「另一次呢？」

「妹妹滿月。」

「您媽媽又生了？」

「妹妹生的，弄璋。」

「大舅舅送什麼？」

「一頂帽子。」

「他媽的！」陳哲夫靠在窗口把碗用力一敲：「這鳥雨撒不完的尿！」他在生老天的氣，雨，像萬馬奔騰，落在他頭上、滴在他碗裡。

「以後這種機會眞難得。」張正宜在發幽情。

「唉。——」老王也感慨萬千。

「這些都是最值得我們記憶的。」吳堯仁眼睛發呆，若有所思。

呂達雄嘴唇抽了兩下，不響，他下學年想到臺南實習，也要搬離"三樂"。

我不想吭氣，沒有離愁，但淡淡的盼望，有一天，還能在一起回憶一一當我們年青的時候。

「畢業後怎辦？」我不禁又問。

「您擔心？」

「您們呢？」

「當官，國防部來了聘書。」

「我說以後呢？」

「Extra extra」

唉！

「邱正彥！」

「嗯——」我懶洋洋的四肢無力，吃飽了。

「洗碗！」老王摸了摸嘴巴，站了起來，可能是蹲得太久，脚麻了，踉蹌一下。

× × × ×

「邱醫師，還沒睡？」是護士長，她總是這樣稱呼我。

「淑惠，還沒睡？」

「洗碗？」

我把水龍頭開開，把肥皂泡冲掉。

「我幫您洗。」

「謝謝，不必啦。」我說：「樓下開刀？」

「今天晚上又要挨了。」她是很勤，也是最勞累的。

「邱正彥，還沒洗好？」張正宜從浴室出來。

「還沒。」

「我來幫忙。」

「不必了，讓它浸一浸。」洗碗，我從來沒有不拖過：「明天再洗。」

「老王呢？」我問。

「回家了。」

「冒雨？」我們都沒雨傘。

「在您房間頂了兩張舊報紙。」

~~~~完~~~~
~~~~